

猎鲨游戏 ② 十重人格女孩

王健霖

猎鲨游戏

之

十重人格女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鲨游戏之十重人格女孩 / 王健霖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 7

ISBN 978-7-5057-3753-2

I. ①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9055号

书名	猎鲨游戏之十重人格女孩
作者	王健霖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980毫米 16开 20印张 200千字
版次	2016年7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753-2
定价	36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序章

Introduction

猎杀“鲨鱼”的人

我叫齐宣，男，二十七岁，职业是心理医生。

一次治疗过程中，有个精神病人给我讲了个笑话，说有三个精神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其中两个作撒网捕鱼状，另一个则在看报纸。警察留意到了这头，问看报纸的这是什么情况，看报纸的说那俩人有病，所以带他俩出来散散心。警察说那你赶紧带他俩走吧，太吓人了。看报纸的说好，然后就放下手里的报纸，双手做出划船的动作。

他讲完之后，挤眉弄眼地问我，你觉得咱俩谁是那个划船的？

我听后一身冷汗，只能干巴巴地笑，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的意思很简单，如果我是划船的，那么他就是撒网捕鱼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一看就是精神病，而我则是个用看报纸来伪装成正常人的精神病。如果他是划船的，我就成了撒网捕鱼的，说白了和他还是一条船上的精神病。

所以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——我不划船，也不在船上。

病人听到答案后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，他说是人就没区别，撒网捕鱼的是精神病，划船的是精神病，听了这个笑话

之后笑出来的也是精神病！都他妈是精神病！

他越说越激动，双眼布满血丝，嘴里喷出来的唾沫星子都带着一股血腥味儿。我知道谈话已经没法进行，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。

那是我入行以来最憋屈的一次。

那之后我仔细思考过，自己之所以会“输给”一个精神病，是因为不自信。这种不自信并非源于对自己某方面的不满，而是我无法确定自己到底算不算是正常人。

干我们这行有个心照不宣的事实，就是大多数学心理学的人最初都觉得自己有心理问题。换种说法，就是想要先把自己治好，然后再治别人。只可惜，“医者难自医”这句老话似乎是正确的，所以十个学心理学的五个转了行，三个当了心理老师，还有一个搞心理培训，剩下最后一个当上了心理医生。

而且唯一的这个心理医生，有时候也会陷入迷茫，思考“自己是不是精神病”这个“哲学”问题。这时候督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督导通常是心理医生的老师或是对其相当了解的人。

我的督导叫骆语冰，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单身女人，算是我的大师姐。作为资深的心理医生，她是这样开导我的：医生治人，兽医治动物，心理医生治心理问题，按照那套“心理医生是‘医者难自医’”的理论，岂不是所有医生自己也都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心肌梗塞？兽医更惨，自身得了炭疽还要给猫狗牛羊治病！

骆师姐说的没错，可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。就像那个精神病说的，撒网捕鱼的是精神病，划船的也是精神病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心理医生这个职业都在重复做着一件事情——“猎鲨”。

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，人类的意识就像是一座冰山，显露在外部的只是冰山一角，隐藏在水面之下的“潜意识”才是控制人类行为的最主要原因。在我看来，精神病人水面之下不仅有冰山，还有“鲨鱼”。鲨鱼可能是不合理的信念，可能是暗藏多年的恨意，正是它促使病人做出了种种离奇的举动，甚至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。

而心理医生的职责，就是深入病人的潜意识之中，猎杀“鲨鱼”！

序章 猎杀“鲨鱼”的人	1
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双重人格女孩	1
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野草般的少年	21
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亡妻鬼魂的秘密	49
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恶魔的读心术	73
-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章 幽闭空间恐惧症	99
-------------	----

第六章 第四重人格	119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	魔鬼的狰狞	139
第八章	人格杀死人格	167
第九章	不可思议杀人	195
第十章	人格重生与融合	213
第十一章	十年前的惨案	237
第十二章	斯德哥尔摩综合征	267
尾声	他们的结局	296

双 重 人 格 女 孩

\ 第一章 /

死者男性，三十一岁，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。死亡地点是死者家中，毫无他人痕迹，初步认定属于密室。死亡原因是体内儿茶酚胺浓度过高，导致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最终心跳骤停。说白了，就是吓死的。

坐在我旁边的女人姓黄，她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只让我称呼她为“黄芪”。她的脸色有种病态的苍白，秀美的五官也透着一股忧郁，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兔子。她穿着一件简约的风衣，还有一双红色高跟鞋，长发随意披散在双肩上，看起来很有气质。

黄芪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家教严格，然而这偏偏导致了她后来的逆反。八岁的时候，她用圆规戳瞎了同桌的眼睛，因此退学。十六岁的时候，她无法承受学业的压力，于是离家出走。这些年来，她躲在江城独自生活，活在最见不得光的角落。

大约半年前，她出现了嗜睡的现象，并且醒来时常发现一些奇怪的地方，比如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东西，或是丢失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。她曾怀疑自己是否患上了梦游症，并且进行过药物治疗，但却毫无效果。现在，连她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，只能向我求助。

当黄芪对我讲述自己的事情时，她面无表情，就好像她嘴里说的女人并不是自己，而是另一个陌生人。

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，心想或许她还隐藏了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在讲完不堪回首的过去之后，黄芪突然问我：“你信鬼吗？”

我说：“将信将疑，有些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”

黄芪：“那就好，将信将疑总比完全不信要好。”

我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信鬼的人自然也就不信神，心中无所畏惧，这种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有信仰？佛、上帝，还是其他的？”

她说：“我没有信仰。”

我：“那按照你的说法，你岂不是无所畏惧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？”

黄芪忽然露出一个可以形容为“妖媚”的笑容，用修长的手指解开了风衣领口的扣子，顿时露出里面的一片“真空”。

室外温度接近零下，这个女人竟然只穿了一件风衣，里面则是完全赤裸！

有那么一眨眼的工夫，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目光，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光景。不过更加吸引我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——在她如雪的肌肤上，有着淡红色的疤痕或是黑紫色的淤青。

黄芪挑起秀眉说：“没错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”

然后，她突然脱下脚上的高跟鞋，伸出赤裸的脚在我的腿上轻轻摩擦。

这一刻我才发现黄芪根本就不是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冰冷，反而更像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药桶。

我竭力不去理会腿上传来的微妙触觉，让自己保持镇定，问道：“性成瘾？”

黄芪闻言一愣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。

我继续问：“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你频繁出现强烈的欲望，而且越来越难控制自己？”

黄芪：“你凭什么说我是性成瘾！”

我说：“你是个矛盾的人，虽然试图挑逗我，但自己却也非常紧张，比如你颤抖的脚，还有攥紧的另一只手。最后一点，你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伤痕？是为了控制性瘾而自残造成的吗？”

她收回脚，系好扣子，不屑道：“别以为你多了解我，我身上的伤痕完全有可能是玩得太过火了！”

我说：“麻烦严肃一点，如果你的病情加重，很有可能发生失眠、抑郁，甚至自杀的情况。”

她打断道：“那可真是不幸，我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之所以来你这里，只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。我想就算你治不好我，那我能和你发生关系也是件不错的事情。”

我无奈地说：“如果我能治好你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很穷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只能用肉体来偿还医药费了。”

我在心底发出一声轻叹，忽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位病患。

她看向我的眼神很复杂，有挑衅，有挑逗，隐约还有一些……求助。

可我从未接触过这样的病患，实在是束手无策，所以和她的谈话也始终未能接触到关键。

最后，黄芪打了个喷嚏，或许是因为着凉了吧，这场治疗也随之结束。

离去的时候，她问我说：“你确定不想和我……？”

我果断摇头：“不想。”

她说：“真是个有意思的人……齐医生，我现在改变想法了，明天请你务必想办法治好我，否则我就会毁掉你的人生。请你记住，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
看着她寒风中微微颤抖的背影，我不仅因为她的要挟感到无可奈何，同时还有一种深深的伤感。因为我很清楚一个女人患上性成瘾后会发生多么糟糕的状况，如果男人患有这种心理疾病很有可能增加犯罪几率，而女人则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伤害自己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才会在黄芪的心海中养育了一条如此庞大的“鲨鱼”？

她是个可恨的背离道德的人，但同时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

失败的治疗过后，我将事情告诉了督导骆语冰。躺在她家的沙发上，我用手轻轻按压着太阳穴，说：“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性成瘾的病患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

骆语冰小口啜饮着手里的热茶，漫不经心地回应道：“恐怕问题不在于黄芪患有性成瘾，而在于你一直引以为傲的道德底线有所动摇吧？”

我默不作声，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。

骆语冰：“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成为心理医生的第一要素就是共情，而你一旦

对病患产生共情，自己也就成了病人。所以你需要先治好自己，就像是神农尝百草那样，再用同样的方法治好病患。你之所以无法治疗黄芪，与其说是因为她患上了性成瘾，倒不如说是你因为共情到了性成瘾的滋味，结果手足无措了。”

我：“算是吧。”

骆语冰：“那个女人很漂亮吧，否则你怎么会动心，甚至干扰了你的治疗。”

我深深呼吸，说：“和这个没关系，她只是让我想起了……仅此而已。”

骆师姐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所以没有继续深入这个问题，转而说道：“你治不了黄芪，最好在事态严重之前放弃。”

我：“可是她说如果我治不好她，她就会毁掉我的生活。”

骆语冰笑道：“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她知道性不仅可以满足男人，同时也可以毁灭男人。对于心理医生而言，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了。”

我感到一阵头疼，无力地说：“大师姐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”

骆师姐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倒是有一个不错的人选，你可以把她介绍给那个人。”

我：“谁？”

骆语冰：“他叫谈心，算是心理医生中的一朵奇葩，我想他一定对性成瘾的案例非常感兴趣，出乎意料地感兴趣。”

我有些怀疑地问：“可靠吗？”

骆语冰轻笑着说：“比起你这个心志还不够坚定的初生牛犊，他绝对可靠百倍。”

我的脸部忽然一阵火烧的感觉，脑中莫名回想起了白天看到的“景色”。不得不承认，我真的没法心平气和地面对黄芪。

骆语冰说：“齐宣，你记住，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人的关系其实并不像是治疗关系，反而更像是战争关系。你认为心理治疗是一场‘猎鲨’，而精神病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游戏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会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”

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。“或许吧，但我希望黄芪还没有严重到精神病的程度……”

次日清晨，黄芪再度出现在心理诊所门前，她今天穿得稍微多些，里面还套了一件高领毛衣，整个人看起来依旧是冷冰冰的感觉，但我很清楚她内心中隐藏着一团火焰。

我向她坦白说：“很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”

黄芪说：“预料之中，我一开始就没对心理医生抱过幻想。”

她的眼神让人很不舒服，我不自然地微笑说：“不过有一个人应该能够帮助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你转介给他。”

黄芪：“可靠吗？”

我有些脸红：“比我可靠。”

她又说：“我没钱。”

我没由来地感到心头一痛，说：“别担心。”

不过当我开车赶到谈心所在的心理诊所，看到那个眯着眼睛抽烟的男人时，忽然觉得“可靠”两个字变得不再可靠。

和我料想中的完全不同，谈心是个……有些邋遢的男人，或者说不修边幅更适合。他身上的白大褂已经发皱发黄，在我看来还不如不穿。他脸上的胡楂长短不一，应该是上一次刮胡子本来就没刮干净，所以才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不过他的五官很大气，浓眉大眼，鼻梁高挺，如果他愿意刮刮脸上的胡楂子倒也算是英俊。

这就是骆语冰口中的老谈？

当我和黄芪走进诊所的时候，谈心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来，只是吐了个烟圈，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骆语冰已经和我说过黄芪的情况了，一口价十万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忽然发现身边的黄芪把头转了过来，她的眼神透露出很明显的讯息，那就是——反正我没钱。

在心中斗争一番过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“好，十万就十万，我来付！”

谈心似乎有些惊讶，开始仔细地打量我：“你有病？为一个精神病支付这么多钱！”

我说：“首先，我没病。其次，她也并不是精神病。你最好收起偏见，然后掐掉手里的烟，否则我会相当怀疑骆师姐看人的眼光。”

谈心把烟头扔到脚下，饶有兴致地说：“首先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有脾气的小家伙。其次，骆语冰看人向来不怎么靠谱。”

说完他就站了起来，身材竟然出奇的高，差不多有一米九。他挑起右边的眉毛，讥笑着对我说：“自古以来医生都是一个高尚的职业，不过有三种医生一直都是例外，治性病的、治传染病的，还有治心理疾病的！等你治好了病患，她转身就会装出不认识你的模样，唯恐其他人知道自己曾经和你有过交集，不信你可以回去问问老骆。小子，你确定你还要帮她？”

黄芪冷哼一声，转身打算离开。

我按住了她的肩膀，对谈心说：“你有把握治好她？”

谈心道：“男人的心理问题最容易发展成暴力，女人则发展成性问题，这种案例我接过不止十个，你说我有没有把握？”

我：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
谈心：“先交订金。”

我：“多少？”

谈心：“有多少交多少。”

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拍在桌子上，说：“这里面有两万，剩下的我以后补给你。”

他没有去拿银行卡，而是嘟囔了一句：“有病，对病人那么温柔，对同行却这么刻薄。”

我没有理会这个看起来不像医生，反而更像是无赖的邋遢男人，转而对黄芪说：“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或许这个人能够治好你。”

黄芪抿着嘴唇，脸上的神情充满无助，她说：“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钱。”

我：“别管那么多，治病要紧。”

黄芪：“可是……”

我：“给自己一个机会。”

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我长吁了一口气。

随后谈心就带着黄芪去了里面的房间，而我则坐在门口的接待处，头一次感觉等待治疗结果竟然是这样煎熬。

差不多半小时过后，我看到黄芪猛地打开门，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。

她的神情相当古怪，既不是冷若冰霜，也不是曾经表现出来的妩媚动人……反而有一种，流氓气质。

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！

她拿起我扔在桌子上的银行卡，一边玩弄着手里的卡片，一边歪着脑袋对我说：“小医生，你是个好人，可惜老娘最讨厌的就是好人，因为好人都他妈该死。”

说完，她一脚踹开诊所大门，潇洒离去，只给我留了一句话：“黄芪这名字真他妈恶心，老娘叫黄文芷，以后别他妈瞎叫！”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离去的身影，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句话：“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”

黄文芷……真的是这样。

随后谈心也衣冠不整地走了出来，白大褂明显被人撕扯过，脸上还有口红的痕迹。

我难以置信地问：“你是怎么治的？”

谈心点了根烟，说：“当然是扒光衣服。她性成瘾，我只能牺牲自己了。”

这一刻，我真的很想揍人。

他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看来是挨了巴掌，说：“可惜她对我相当抵触，跟个炸毛的兔子似的，碰都不让碰啊。”

我感觉一头雾水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！”

谈心：“别急着问我，你倒是先说说自己的看法。”

我：“我只知道她嗜睡、失眠，还有严重的性成瘾，而且有自残行为，根据她本人的说法她甚至还有失忆的状况……”

谈心：“我看到的她是一个患有解离性人格障碍的病人，简单来说就是人格分裂。目前看来，她至少有两个人格，一个是你所说的患有性成瘾的黄芪，这个人格的特点是外表看起来像座冰山，实际上欲望相当强烈。另一个则是刚才出现的小

太妹人格，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。当其中一个人格占据身体的时候，另一个人格处于休眠的状态，所以出现了‘失忆’的症状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我：“就这么……简单？这么罕见的人格分裂病例，你跟我说简单！”

谈心：“不然你以为呢？哎呀，我的银行卡呢？”

我：“你的银行卡？”

谈心：“你的银行卡给了我，当然就是我的了。”

我：“被她拿走了。”

谈心故作淡定：“没事没事，拿走了也没用，她又不知道密码。”

我：“我怕忘了密码，所以在卡的背面写了‘生日’两个字，意思是密码是我生日。”

谈心洒脱一笑，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她又不知道你的生日。”

我掏出手机，刚好来了一条短信，显示银行卡支出了两万元。

我说：“看来她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……而且，她知道我的生日。”

谈心骂骂咧咧地叫嚷道：“你是小孩子吗？竟然会把有关密码的重要信息写在银行卡上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密码啊！”

我：“我记性没那么差，这么做自然有我自己的理由。”

谈心：“我可不管那么多，反正说好诊疗费十万，一分都不能少！”

我耐着性子问道：“先别急，距离诊所最近的ATM机在哪儿？我估计她取完钱应该走不了太远。”

谈心琢磨了一下：“我想想……出门左转半条街就有一个！”

下一刻，我和谈心赶紧离开诊所，开车寻找黄文芷的踪迹。遗憾的是，取款机附近早就没了她的身影。

我考虑了一下，然后重新启动车子。

谈心叼着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说：“算了吧，你找不到她的。”

我专心开着车，说：“我知道她的家庭住址，离这里不算远，她迟早要回去的。”

谈心：“我现在严重怀疑黄芪会不会是个骗子，她从一开始就是想要讹诈你？”

我：“能不能别把人想得那么龌龊，她已经很可怜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不说黄芑，那就说说你吧。”谈心冲我吐了一口烟圈，“你既然有病人来访，那也一定有自己的心理诊所吧。”

“有……”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果然，谈心随手扔掉烟蒂，对我露出了一个“狼看见羊”的奸诈笑容。“我有办法了，拿你的心理诊所抵账吧！”

我赶忙摇头：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
谈心：“这样，反正你欠我十万，正好我自己的心理诊所又房租到期了，干脆咱俩合伙吧。以后你可以给我打工，我一个月给你开五千，这样二十个月后你就能还清欠款了。我大发慈悲，就不要利息了，你正好还年轻，给我打两年工不算什么。”

我感到一阵头昏脑涨，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葩。

谈心：“对了，聊了这么久，你叫啥？”

我说：“齐宣。”

谈心：“齐宣王的齐宣？”

我：“齐心协力的齐，心照不宣的宣！”

谈心：“无所谓，都一样。以后你就是我的助手了，不过我这人比较忙，平常应该没空去诊所，所以还是你主要负责给来访者进行咨询治疗。”

我顺着话题问道：“那你干什么？”

谈心：“我就负责收钱，给你发工资，然后再收债。”

在理智还未完全丧失之前，我果断将车停在了马路旁边，转头看着一副无赖嘴脸的谈心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做人不能太不要脸！”

谈心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！”

我说：“可是那十万是给你的治疗费，你压根就没有治好黄文芷，凭什么管我要钱！”

谈心：“我没说不治她啊，可你倒是把她带过来啊。”

我最后狠狠瞪了谈心一眼，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无赖，于是干脆打开车门走了出去。

谈心对我喊道：“哎！你去哪儿啊！”